所以生生之謂易

聖人之大寶曰位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故能化生萬物有聖人之德而无聖人之位則不能配天地故作之君師而成位乎其中者此聖人之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

天地生物之大德仁也聖人得位與天地參故守位以仁猶天地之生物也呂微仲曰仁古作人朱子曰

之象四陽棟宇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

衣去聲胡瞑之曰不能封之為墳不能樹之為別未

立五服之制三年之喪喪期並如字數去聲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棺聲官槨聲郭内曰棺外曰槨取諸大過朱子曰送

死大事過于厚其義也柴氏曰棺而又槨大過也程

可久曰木在地下有生意曰升木在澤下无生意曰

以辨分或以啟僭舟楫能載亦能覆弧矢能威亦能
敗牛馬駕車有時而說輹書契防欺有時而僞詐凡
此之類皆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

右第三章專論易本乎象凡有所動无非取象

于易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夫不曰易而曰易象
則知易之有象猶詩之賦比興也象之有彖文
猶賦比興之有風雅頌也无象則无易无賦比
興則无詩十三卦之制器此象之至著而一書

入于神利乎屈信往來之用而安其身出而致用入而崇德亦往來屈信之理朱子曰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毛伯玉曰道未始不自精思得之及其至也不思而得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往來屈信无有窮也學易者但能有以致用崇德足矣若欲窮无窮而極无極非所敢知也神者信也方來者也化者屈也已往者也若欲窮極方信之神知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
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射食亦反藏器謂佩之于身待時遇隼則其時也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朱子曰括結礙也語去聲器先成而後動故無所結
礙凝滯而有獲禽之利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之謂也王介父曰上六在卦之中故曰成器毛伯玉
曰非所以申爻辭欲以它義發之孔子之言有遺文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懲之于罪惡之小而所以誡其罪惡之大

易曰屨校滅止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九小人言九四為間之一爻所謂頤中之物

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正在三四兩爻四謂間不仁

也乘三之柔不義也六五近而相得見利也初噬之

始故懲誡之楊廷秀曰懲惡在初改過在小王景孟

曰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恥畏之心不存則勸懲之

術不得已而施焉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此爻之義與文言坤初六之意略同皆言積也九四陽剛本善也以為間而居陰位自陷于小人獨陽在衆陰之中故以善為小无益而弗為則善不積也名陽明之譽也居于陰不成名也中四爻獨

此一文為間故謂惡為小無傷而弗去不知自二至四惡已積于上矣噬而嗑之則滅身也毛伯王曰小懲大誡故曰无咎罪大不赦故曰凶王景孟曰上之人至用刑戮者非我之本心也自爾致之吾不得已而應之云爾又曰至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亦不能無失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九五安危存亡治亂相為倚伏猶陰陽之相為消
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亂有如
有其善喪厥善之有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夾輔
故保其存以剛臨下故有其治然三陽浸長而上偪
則危亡亂可立而至也身謂九五國家謂上三陽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知今智少多少之少重輕之重鮮上聲亦作尟

曰道之用無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于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龔氏曰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

幾平聲柴氏曰此文言君子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權臣之象六二上交則四也諂媚也初九與四為正應密比于二六二下交則初也瀆數也言上交權臣下交權臣之與也王介父曰上非其應而求焉諂也下非其與而求焉瀆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事物方兆之初故曰微見今現形也震動在四二已知其微朱子曰漢書云吉凶之先見程正叔曰吉見于先豈復至有凶也王介父同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作起也起而去其位也不俟終日下卦畫也不俟至
三三則近四有吉凶矣故不俟終日程正叔曰知之
圓也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六二張子厚曰以陰居陰獨無累于四故其介如
石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顏氏之子指顏淵殆近也讀為上文知幾之幾耿
睎道曰言近於知幾也此申言精義見幾之次也復
扶又切
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復初九耿睎道曰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近之矣
郭子和曰顏子未能无過故論語稱不貳過未能无
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服膺而勿失李仲永曰
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當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絪於眞反縕於溫反篆文壹壺隸氤氳程正叔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朱子曰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言萬物雌雄牝牡皆有男女之道程正叔曰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朱子曰形生也

情也信也又曰宜在立心勿恒之後蓋上言莫益之
此言多助也蓋此爻舊在上篇書不盡言之前上下
文不相屬郭氏曰上篇擬議七爻皆不稱易此篇往
來屈信十一爻皆稱易曰此是錯簡宜屬于此

右第五章申上篇擬議七爻未盡之旨以推玩
辭之學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邪今耶後並同門或作戶非林黃中曰前言十一卦

之文此申言其皆自乾坤出也故曰易之門 毛氏 同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乾三畫奇陽物也坤三畫耦陰物也乾合坤而剛有體則震坎艮也坤合乾而柔有體則巽離兌也乾坤合者陰陽合德也言六子出于乾坤自此重之六十四卦出于八卦所以為易之門者此也楊廷秀曰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本乎陰者皆坤也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知雜字為讀猶下章其稱名也小句法正同是說蓋得之上牽之知易者楊廷秀曰乾之名為龍為馬為虎為羊為豕為金為玉為頭果為棟為宇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名為牛為牝馬為魚為瓜為囊為黽為輿為釜為帛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朱子曰衰世指文王與紂之事程可久曰以其詳吉凶悔吝之變非上世風俗淳厚之世所有也朱子發曰世既下衰不足以盡天下之情僞

此申釋繫辭也謂辭亦有不盡訓決而文之者然而其旨寄深遠而吉凶未嘗不粲然也如乾之象雖雲行雨施變化性命其旨皆在其中而文之以元亨利貞之辭而其為吉未嘗不可知也如坤之初六雖善不善之積臣子君父其旨皆在其中而文之以履霜堅冰之辭而其為凶未嘗不可知也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此申釋正言也曲委曲也中去聲肆陳列也謂言亦

非得失也耿睎道曰雜物者分陰分陽以為經迭用剛柔以為緯而相錯乎其間也朱子發曰採雜六爻之物撰定六爻之德辨得失是非則非中爻不備崔氏曰中爻二三四五也蓋在初上之中龔氏曰是非者事也以言明之者辨也朱子發又曰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施於彼者或不可施於此用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是與非不可不辨也鄭少梅曰因奇耦之相乘有比和有戰克故有是非也

六十四卦不盡如此舉其多者云龔氏曰柔中者多譽則五多功者用剛中也三之柔危則二與四之柔為安三之剛勝則五之剛為當而二之剛為不及矣李氏曰多者非皆然也

此一節申言中爻之位大略如此蓋以位當不當為吉凶然六十四卦自乾坤之外多以九居二以六居五為善蓋二五君臣之位臣欲有為於下故須用剛君欲无為於上故可用柔此又文王之指

非孔子之例也

右第十章辨初上中爻之位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柴氏曰廣大具三才也悉備兼而兩之有陰又有陽有柔又有剛有仁又有義也林黃中曰有天道故大有地道故廣有人道故備亦通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順卦之位自上而下故中言人

因分陰分陽之物而悟陽奇陰耦之文而知一陰一陽之道則无咎於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一有變動則墮於數惟未變動之前學者思而勉之得其道則脫於吉凶之域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紂當殷之末世文王當周之盛德故其事為紂囚文王於羑里而易乃興於此時也柴氏曰非盛德則易